

件件物物精气神

◎朱霖云

季恺(1903—1976),江苏如皋夏堡人。他是李大钊的学生,经刘少奇、陈毅批准入党,又由陈毅举荐任如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。粟裕大将说,季恺是对新四军东进有特殊贡献的人。叶飞上将说,季恺是把一切交给党安排的人。

今年9月3日,如皋举行上将、原国防部部长迟浩田亲题的“季恺事迹馆”开馆仪式。李大钊之孙,季恺老

战友的子孙——开国上将叶飞之女、原国防部部长张爱萍长孙、原江苏省委副书记管文蔚长子、原江苏省人大副主任谢克东之子、原红十四军一师五营政委周方之子等专程前来参加。

当时我在澳大利亚悉尼儿孙家,未能成行,但我建议征集季恺用物,以充实馆藏,丰富史实。我是季恺后人,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征集季恺用物,并寻出了家藏的季恺及其季家的

一些用物。11月3日,与季恺的十四位子女、后人一起,携带捐物,在季恺事迹馆,出席了隆重的捐赠仪式。

抚摩我所捐赠的季恺及其家族的件件用物,我一阵又一阵陷入季恺其人其事的感动,一次又一次浸染在季恺精神世界的洗礼中。



一只小皮箱

我捐出了一只季恺用过的手提小皮箱,已存世百年有余,漆红色的箱皮已斑驳,铜锁铜件依然完好,原先有一蓝布箱套破损不存。

年轻的季恺拎着这只皮箱,和季家一众兄弟姐妹一样,跨出了季氏豪门,走出了夏堡、如皋,分赴苏州、南京高校,而他走进了北平的大学,迈进了李大钊亲自授课的殿堂。季家兄妹在诗书中遨游世界,读出壁垒对峙的两个阵营,各自以对这个世界的感悟和追求,在各自的营垒中冲杀,乃至同室操戈、兄弟兵刃。季恺揣着这只装满进步宣传、李大钊授课资料的小皮箱,作为觉醒年代的觉醒分子之一,加入国民党左派,投身北平1926年“三·一八”反帝爱国示威游行,赶回家乡参与组建国民党左派地方组织,与中共地下组织配合,四处奔跑发动群众,反对土豪劣绅,迎接北伐军进驻如皋。

以此为起点,他走过的每一步,都是当下行为的自觉,都是未来追求的奠基。可见,他的行为从起始便是自知、自觉、自醒、自为的,而不是无知懵懂浅薄的,也不是被时代潮流裹挟被动的、无奈的、不自觉的分子。

季恺求学时的箱子,怎么传到我家、传给了我,这源于我父母的一段姻缘。

季家三房姊妹中,我母亲是最小的,从小又长得面如满月,季恺称其为“小皮球”,钟爱、关注有加。母亲及笄,有人做媒,欲将其嫁予国民党一军长,季恺闻讯,断然干预、拒绝。之后,日本人因季家抗日,一把火几天几夜烧毁季家庄园,母亲随家人从夏堡避走如城西,与我父亲家毗邻,得以结识我父亲,并自主恋爱。季恺见我父亲乃文文静静、无党无派一介读书人,欣然应允这门亲事。父母结婚时,季恺送来一只小皮箱,对我父亲说,这只箱子伴我度过青少年,现在送你做结婚礼物,愿你“好好读书,好好做人!”从此,这个皮箱带着季恺的体温,与父亲相依相随。父亲带着它读完简师,带着它走上从教岗位,带着它去南京就读省教育行政干校,带着它度过被打成特务的九年岁月,带着它平反后重返教育岗位加入党组织。

我从如皋中学下乡插队,父亲把这只箱子送给我,并说了它的来历,当时我们读书年代被剥夺了读书权利,父亲把季恺嘱他的八个字,改嘱我“好好做事,好好做人!”从此,这只皮箱装满唐诗宋词、字典词典和鲁迅著作,伴我乡野八年,随我成家立业。这只珍藏着满满故事的小皮箱,成了我如影随形的“古董”,数度迁居,终不愿弃。

一个香烟盒

我捐出的这个香烟盒,为铝制,盒盖上有手工雕刻的人物、山水。季恺一生烟盒不离身,香烟不离嘴。

季恺“文革”中出狱后的1975年,我妻冯璐随父母,专程去无锡中市桥巷20号老平房看望他,他饱受折磨,险遭枪决,本来140斤,后只剩80斤了,牙也掉得差不多了。他与我娘劫后重逢,悲喜交加,蹦出一声“妮妹……”从不离嘴的香烟抖落在地,兄妹俩泪水潸然而下。临别,季恺摸索出他十个子女的照片给母亲,掏出口袋里的香烟盒放在母亲手心,“送给你,留个念想吧!”

新中国成立后,因季恺特殊的家庭出身、复杂的国共经历,以省军级的功劳、厅局级的待遇,任职处级干部。他是无锡市政府委员,却是周恩来总理亲签任命通知书;他是无锡市处级建工局局长,却是江苏省政府主席谭震林

几件家用物

母亲嫁我父亲时,季家庄园已被日军焚烧殆尽,家道中落,所以季家只是挑了一些用物来作结婚纪念,我所捐季家用物便是其中部分:一个牧童骑牛小碗,本有十个,仅余一个,是母亲在季家从小用的饭碗,其为手绘图案;绘石榴图案粉缸儿,本来一对,剩下一个,是闺女放粉脂的;一对牡丹图瓷盖碗,是放小糕点的;一个梅花图小瓷茶壶;一个锡制茶叶筒,锡制品硬中带软,盖起来密合极好,放置茶叶不走味,其上文字为手刻;一个竹笔筒,是季家送我父亲的礼物,阴刻字为季家工匠手笔,上刻荣官是父亲的乳名;大圆套小圆的竹制品,为季家小姐学做女红的绣花绷子;还有一长串黑黄两色木珠,人们均不知其为何物,其实那是两把日本算盘的珠子,在20世纪20年代,季家算盘已是日本进口的。“文革”中父母怕抄家,把两本算盘砸碎,木架绑上石头沉入井底,留下了人们不大识得的算盘珠。

签署任命通知书。任职期间,他一只口袋装着组织上配发的高级香烟招待外宾,从不染一支,另一只口袋装着这个香烟盒,盒子里都是最便宜的自买自吸的“丽华牌”香烟。他女儿寄钱给他买点好烟,他却把钱接济困难下属。

他资助红十四军军长何昆手提机枪及武器弹药地图,被捕判处死刑,赖蔡元培等国民党要员营救,季家拆除百余间房打点;为防日军人侵将季家庄园作据点,他带领乡民拆毁百多间房,材料运往抗日根据地;因季恺、季藩两弟兄抗日,季家庄园终被日军烧毁。新中国成立初,本来留下三间房给其母亲居住,又被他转送给地方政府。至此,季家数百间房,未留下一砖一瓦。曾有季家一口水井遗迹,多年前也被掩埋。

红十四军失利,他发放数麻袋银圆,资助战士转移,保存战斗火种;他建立抗日自卫队,和其兄

季藩一起为抗日,为新四军筹钱筹粮筹药;他接待上万江南知识青年赴盐城新四军总部,一摆十几桌,待以大碗鱼肉。

季恺百年诞辰,上将、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亲题的《季恺纪念文集》有关记载,无锡市当时只有两辆美式吉普,一辆市委市政府用,一辆建工局季恺用,但季恺从不轻易用车,长途出差乘公共汽车、坐火车硬卧,不住高档宾馆,甚至和随同人员一起在旅社走廊搭铺。20世纪50年代,他的老战友叶飞将军来无锡,他向财务借了20块钱去招待,还抱了一只家里养的老母鸡,请饭店帮忙烧煮。他的一件旧皮大衣,是从民政局处理的敌伪财物买回来的,穿了一辈子。他唯一的西服,只有在会见外宾时才穿。省里曾要调任他为某厅厅长,他怕挡了别人的升迁之道,谢绝了组织安排,安于无锡的处级城建岗位操劳一生。

从这些寥寥数件的季家用物,见微知著,可想见季恺生活的家族是何其优渥、精致、讲究!

季恺出身富豪还有几点可资证明,一是据台湾如皋同乡会文集记述,20世纪20年代,季家已经电气化,购进德国发电机组、法国电灯彩罩、各房各室电灯电话,还拉电装了一个油坊;二是有文写道,季家为防盗贼拥兵二百余名,庄园四角各有一个瞭望炮楼;三是季恺和我母亲的祖父、父辈喜好赛马,到关外购得名马二百有余,每年四乡八镇前来庄园赛马。

他本可是一个纨绔子弟,然而他却成为仁人志士;他本可是一名统战对象,然而他却成为统战尖兵,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说服李明杨、李长江会见陈毅,支持抗日,让出新四军东进的通道,被粟裕大将誉为“对新四军东进有特殊贡献的人”;他本可坐拥家产,而他却以万贯家财资助红十四军,资助新四军东进,资助抗日战争和抗日民主政权。

季恺数度蒙受冤屈而不悔,历经四死一生而不渝。资助红十四军枪械弹药被打入死牢,国民党内窃取情报,挽救新四军暴露身份被追杀逃脱未死;内部“三查三整”遭审查、蒙冤屈未被整死;“文革”中被判死刑居死刑犯首位,幸获陈毅批示“此人有功,功大于过,不关不杀”获救不死。季恺老战友、江苏省省长惠浴宇,1975年见到出狱后的季恺,说:“老恺,你命真大,你总不死啊!”

季恺的亲密战友、开国上将叶飞之女叶小楠,在季恺事迹馆开馆仪式上说:“没有任何功利,非常纯粹就为了一个目标,他们成为生死之交!”

曾经,季恺隐入时代烟尘。如今,季恺事迹馆开馆和馆藏日渐丰实,更多今人和后人将认识季恺、走近季恺、研究季恺、弘扬季恺。我捐出的物件,将展示在季恺事迹馆,也算是物归原主,这也是它们的最好归属吧。